

(上)集作創方東

種四十七第庫文方東



館社
發編
行印

(上) 東方創作集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Original Short Stories from the Eastern Miscellan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

七月初三版



回(東方文庫)東方創作集二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白光·····	魯迅(一)
風·····	雪邨(一一)
私逃的女兒·····	雪邨(一七)
微聲·····	夢雷(二七)
啞叭的一個夢·····	夢雷(六一)
在六歲中發生的一件事——影·····	夢雷(六五)
微波·····	夢雷(七一)

白光

魯迅

陳士成看過縣考的榜，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他去得本很早，一見榜，便先在這上面尋陳字。陳字也不少，似乎也都爭先恐後的跳進他眼睛裏來，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這兩個字。他於是重新再在十二張榜的圓圖裏細細地搜尋，看的人全已散盡了，而陳士成在榜上終於沒有見，單站在試院的照壁的面前。涼風雖然拂拂的吹動他斑白的短髮，初冬的太陽却還是很溫和的來曬他。但他似乎被太陽曬得頭暈了，臉色越加變成灰白，從勞乏的紅腫的兩眼裏，發出古怪的閃光。這時他其實早已不看到什麼牆上的榜文了，只見有許多烏黑的圓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雋了秀才，上省去鄉試，一徑聯捷上去，……紳士們既然千方百計的來攀親，人

們又都像看見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輕薄，發昏……趕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門裏的雜姓——那是不勞說趕，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門口是旗竿和匾額……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則不如謀外放……他平日安排停當的前程，這時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剎時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覺的旋轉了覺得渙散了的身軀，惘惘的走向歸家的路。

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吱的唸起書來，他大喫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只見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幌，幌得滿房黑圈子也夾着跳舞。他坐下了，他們送上晚課來，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

『回去罷。』他遲疑了片時，這纔悲慘的說。

他們胡亂的包了書包，挾着一溜煙跑走了。

陳士成還看見許多小頭夾着黑圓圈在眼前跳舞，有時雜亂，有時也排成異樣的陣圖，然而漸漸的減少，模糊了。

『這回又完了！』

他大喫一驚，直跳起來，分明就在耳朵邊的話，回過頭去却並沒有什麼人，彷彿又聽得噙的敲了一聲磬，自己的嘴也說道：

『這回又完了？』

他忽而舉起一隻手來，屈指計數着想，十一，十三回，連今年是十六回，竟沒有一個考官懂得文章，有眼無珠，也是可憐的事，便不由的嘻嘻失了笑。然而他憤然了，驀地從書包布底下抽出膽真的制藝和試帖來，拏着往外走，剛近房門，却看見滿眼都明亮，連一羣雞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頭突突的狂跳，只好縮回裏面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閃爍；他目覩着許多東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這前程又只是廣大起來，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別家的炊煙早消歇了，碗筷也洗過了，而陳士成還不去做飯。寓在這里的雜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縣考的年頭，看見發榜後的這樣的眼光，不如及早關了門，

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絕了人聲，接着是陸續的熄了燈火，獨有月亮，却緩緩的出現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彷彿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裏似的搖曳。月亮對着陳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來，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而這鏡却詭秘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

他還在房外的院子裏徘徊，眼裏頗清淨了，四近也寂靜，但這寂靜忽又無端的紛擾起來，他耳邊又確鑿聽到急促的低聲說：

『左彎右彎……』

他聳然了，傾耳聽時，那聲音却又較高的複述道：

『右彎！』

他記得了。這院子，是他家還未如此彫零的時候，一到夏天的夜間，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納涼的院子。那時他不過十歲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

旁邊，講給他有趣的故事聽。伊說是曾經聽得伊的祖母說，陳氏的祖宗是鉅富的，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無數的銀子，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罷，然而至今還沒有現。至於處所，那是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

『左彎右彎，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斗。』

對於這謎語，陳士成便在平時，本也常常暗地裏加以揣測的，可惜大抵剛以爲可通，却又立刻覺得不合。有一回，他確有把握，知道這是在租給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總沒有前去發掘的勇氣，過了幾時，可又覺得太不相像了。至於他自己房子裏的幾個掘過的舊痕跡，那却全是先前幾回下第以後的發了怔忡的舉動，後來自己一看到，也還感到慚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鐵的光罩住了陳士成，又輕輕的來勸他了，他或者偶一遲疑，便給他正經的證明，又加上陰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裏轉過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團扇，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裏了。

『也終於在這裡！』

他說着，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裏去，但跨進裏面的時候，便不見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蒼蒼的一間舊房，和幾個破書桌都沒在昏暗裏。他爽然的站着，慢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却分明的又起來了，這回更廣大，比硫黃火更白淨，比朝霧更霏微，而且便在靠東牆的一張書桌下。

陳士成獅子似的奔到門後邊，伸手去摸鋤頭，撞着一條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張惶的點了燈，看鋤頭無非倚着。他移開桌子，用鋤頭一氣掘起四塊大方磚。蹲身一看，照例是黃澄澄的細沙，揥了袖爬開細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來，他極小心的，幽靜的，一鋤一鋤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靜了，尖鐵觸上的聲音，總是鈍重的不肯瞞人的發響。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並不見有甕口，陳士成正心焦，一聲脆響，頗震得手腕痛，鋤尖碰着什麼堅硬的東西了；他急忙拋下鋤頭，摸索着看時，一塊大方磚在下面，他

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會神的挖了那方磚來，下面也滿是先前一樣的黑土，爬鬆了許多土，下面似乎還無窮，但忽而又觸着堅硬的小東西了，圓的，大約是一個鑰銅錢，此外也還有幾片破碎的磁片。

陳士成心裏彷彿覺得空虛了，渾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這其間，心在空中一抖動，又觸着一種古怪的小東西了，這似乎約略有些馬掌形的，但觸手很鬆脆。他又聚精會神的挖起那東西來，謹慎的撮着，就燈光下仔細的看時，那東西斑斑剝剝的像是爛骨頭，上面還帶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齒。他已經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裏索索的動彈起來，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終於聽得他開口道：

『這回又完了！』

他凜然的發了大冷，同時也放了手，下巴骨輕飄飄的回到坑底裏不多久，他也就逃到院子裏了。他偷看房裏面，燈火如此輝煌，下巴骨如此嘲笑，異乎尋常的怕

人，便再不敢向那邊看。他躲在遠處的簷下的陰影裏，覺得較為平安了；但在這平安中，忽而耳朵邊又聽得竊竊的低聲說：

『這裏沒有……到山裏去……』

陳士成似乎記得白天在街上也曾聽得有人說這種話，他不待再聽完，已經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峯這方面隱去，遠想離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峯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魃魃的挺立着，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而且這白光又遠遠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裏去！』

他決定的想，慘然的奔出去了。幾回的開門聲之後，門裏面便再不聞一些聲息。燈火結了大燈花照着空屋和坑洞，畢畢剝剝的炸了幾聲之後，便漸漸的縮小以至於無有，那是殘油已經燒盡了。

『開城門來——』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游絲似的在西關門前的黎明中，戰戰兢兢的叫喊。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離西門十五里的萬流湖裏看見一個浮屍，當即傳揚開去，終於傳到地保的耳朵裏了，便叫鄉下人撈將上來，那是一個男屍，五十多歲，『身中面白無鬚』，渾身也沒有什麼衣褲。或者說這就是陳士成，但鄰居懶得去看，也並無屍親認領，於是經縣委員相驗之後，便由地保擡埋了。至於死因，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剝取死屍的衣服本來是常有的事，夠不上疑心到謀害去，而且仵作也證明是生前的落水，因為他確鑿曾在水底裏掙命，所以十個指甲裏都滿嵌着河底泥。

風

雪邨

死一般沈寂淒慘的冬夜裏，除了呼呼的風聲，什麼也沒有。地上一切動物，都冷得縮了頭睡着，做他們的好夢。祇有那不耐冷的雄鷄，他希望天明的心理，比誰都切。所以纔交半夜，便伸頸拍翼發出喔喔的啼聲。他四鄰的同伴，驀然間聽得，也覺自己睡得太久了；便你吹我唱接二連三的啼起來。

呼呼的風聲，從昨天晚上起，一刻也沒有停息，這時便帶着一羣的雞聲，來幫助他的示威運動。這可怕可驚的聲音的一分子，無意之中，竟傳到了一個婦人的耳鼓裏。

她睡在一張沒有帳幔的牀上，被這些風聲和鷄聲促醒，從被中伸手去摸那睡在她身邊的孩子，生怕他遺尿在牀上，輕輕的提了他出來。這一提不打緊，却把他

在饅頭鋪門首捧着大嚼的許多饅頭，散了滿地，便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爲了這一聲哭，那蜷伏着睡在牀裏的男子，也醒了一半，含糊的問道，『是什麼時候了？』

『雞聲這般噪鬧，恐怕是半夜過了；』她輕輕的對他說。

孩子的哭聲也住了；半醒的男子，仍然去繼續他沒有完的夢；但是她還沒有睡着。

停了半晌，她輕輕的去推他。

『是時候了！福生的爺！』伊喊他說。

『什麼？』他含糊的問她。

『你不是說，昨天去遲了一刻，菜蔬差不多被人家販完了麼？』她說。『聽呵！雞聲這般的喧鬧，大約有四更天了！請你趕快起來罷！』

他便伸了伸腿，再用手去揉他的眼。

『阿呀！風聲這樣大，叫我怎麼出去呢？』他很驚惶的樣子說。

『但是……』她回答說，『福生的爺！你爲了我們的肚子餓，不能不出去呵！』

他沒有什麼話說，便窸窸窣窣的起來，着他的衣服。她擦了一根火柴，燃着那一盞洋鐵的火油燈，霎時把這小小的房間裏，照着通明了。

她依舊躺在牀上，說：『昨天晚上剩的半碗冷飯，請你帶去做早餐罷。』

她答應着，便尋了一盞油紙的燈籠，把燭燃着，接着吹熄了火油燈，懶懶的趑出這小房間。

她又喊着說：『你把門帶上就是了，我不久也就起來。』

他開了門，便出去了。

過了一回，她又聽得開門的聲音。

『誰開門？』她高聲的問。

門關上了，也沒有回答。腳步的聲音。接着進了這小房間，可是沒有什麼燈火。